

礼拜五下午

## 报告:汪浩弟兄: 从三源合流看地方教会的历史与发展

**彭加荣弟兄:** 我喜欢你提到的使徒性恩赐的那个方面, 在宗教改革之后, 出现一些使徒性人物, 加尔文的老师马丁·比塞 (Martin Butzer, 1491~1551), 在德国有路德, 还有在瑞士、苏格兰、英格兰的这些 (前辈)。所以宗教改革运动从来不是单支的、一个领袖的运动。在思想小群的教会的时候, 如果她成败都建立在一个倪弟兄身上的时候, 就会产生好像少了倪弟兄就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的 (感觉)。你们小群有没有看得到未来使徒性事奉的可能性?

**汪浩弟兄:** 今天小群的聚会, 最大的问题是把倪弟兄偶像化, 这个问题是很阵痛的。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 如果不把他的执事研究透, 你要叫她转型是不大可能的。我也很痛苦。这方面的痛苦也不是用人的话能解决的。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我已经把倪弟兄的每一个阶段的执事都研究了, 如果有一天我回中国大陆, 如果神给我的负担是那里的小群, 我觉得“三源合流”是一条路, 但是你需要用她的语言来讲。因为整个会所的讲台上如果没有几句倪弟兄的教导, 就不称为会所的讲台。这就是为什么恢复本圣经的注释大过文本, 这就是我们能够考量, 他们读李常受的注释大过文本。这个危机就在这里。所以独一的执事就会产生, 神今时代的先见就会产生。所以他有这个时代的先见。所以这些东西是偶像化。神今天在打破, “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 但是我们在进去的时候必须要懂得她的历史和语言。

**殷迦南弟兄:** 谈到国度的连接, 我想问一些信息。小群聚会或召会, 信徒时常会把她们说成是一个。国度连接中怎么才能够在一起合源或同工? 因为他们会反对牧师制, 他们会说我们的祷告没有力量, 我们在讲道中不回应“阿们”, 我们的诗歌没有声音, 还有他们的聚会时间等等, 跟我们对立。我们也愿意接纳, 我们的信徒也会看 (他们) 整个历史资料, 看他的神学观、三一神论、基督的位格、还有他们的传承。但是问题是现在彼此是排斥的。

**汪浩弟兄:** 这个问题好。召会跟原来的小群也是大分裂出来的, 其实也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但是我到了美国以后, 我从前的观念有了一些变化: 对召会可以有一些局部的连接。因为我知道她 (里面) 也有一批人在思考神学问题。在这些人当中能够连接; 如果陷得太深就不必要去连接。我的观念就是: 你不能拉他, 反而 (被) 陷进去。但有一件事情就是, 现有那批老的原来那地方教会的, 那个转型太重要。

我注重这个转型。如对牧师制度、祷告的方式（的不同），这都不难解决。解决的关键是他是否接纳你的工作。当他能开门接纳你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我认为当会所有一些工人跳出来的时候，他的用处远比某一个宗派还要好。相信不相信？于宏洁牧师就是一个例子；陈瑞曾牧师就是一个例子；蔡国文牧师就是一个例子。所以在这个体系当中的认知非常重要，我们说（这）是里面的一个感觉，非常微妙的一件事情。

**祝健弟兄：**谢谢汪弟兄，我们也认识有一段时间，（我）也知道神在你身上的负担和托付。有很多人是从小群背景出来的，但不多的人象你一样，在里面和外面之间仍旧希望找到一条路。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当你介绍李晖弟兄去你过去的教会，在会所的中青年背景来和他们谈的时候，你发现是在哪一个结合点或切入点，引起了他们对三源合流和国度连接的异象觉得有一些出路，因为小群地方教会第一讲的就是道路，路在哪里，能否简单介绍是哪一个方面引起他们注意或者接纳？

**汪浩弟兄：**最主要的是下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已经不满整个的反智主义、律法主义、闭关主义在整个教会的蔓延，因为现在的网络，他们接受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好多人和我交通，是不是接受唐崇荣牧师的归正，还是林慈信牧师的改革宗，照着我的观点，我没有赞同这个，因为这太快了。这一“快”势必造成原来那批长老和年轻人的对立，造成教会又一次的分裂。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一种分裂。所以我认为，李晖弟兄第一次过去聚会之后，这些人还是质疑的态度；第二次聚会几个长老里面有点柔软，他们说：“或许这是一条路！”所以在我服事的教会，在读经出现没有路的时候，他们到香港开会。他们知道到香港开会，回去是要被别人骂的。他们是吃螃蟹的人。这是很有意思的。我认为还是年轻一代不满足于三个源流在教会中的蔓延，她必须要转型。

**王志勇弟兄：**一个问题，一个澄清。你说新教把二千年的灵修传统都切断了，在这个方面，我从历史神学的研究来看，包括我主编、主译一本清教徒神学院院长周毕克（Joel R. Beeke），他是历史神学教授，他写的一本《清教徒改革宗灵修神学》，其实是一直源源不断的。起码在我在这个源流中，是源源不断的。我想这是一个澄清。第二个方面，象聚会所的奥秘派，它取了盖恩夫人（的书），其实盖恩夫人被天主教的主流定为异端，其实大公教会的大格利高里、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他们都有很深的奥秘（Mystic）经历，他们都是非常有神秘主义的思想 and 灵修，我就奇怪为什么单单选一个落流的，甚至定为异端邪术的盖恩夫人。另外在改革宗神学的学习上，小群比较爱学习慕·安得烈，慕·安得烈在改革宗神学的圈子中并不是一个经典的改革宗神学家，所以这个方面我有一点提问。谢谢！

**汪浩弟兄：**这个和她的领袖有关系。俞成华欢喜感恩夫人和劳伦斯，那么因为他们当时是权柄，把这个就带进来。这和领袖的介入是有非常大的关系，还是对整个源流的不清晰所造成的。

### **报告：杨姐妹：为荣耀君王预备道路**

**汪浩弟兄：**感谢主！世界最低的地方是死海，是我们主工作开始的地方，是犹太的旷野；世界最高的地方是鬼魔的巢穴。有人说西藏庙宇里面所有的那种敬拜的方式，包括紫禁城的建造方式，跟以西结的圣殿很相象。主耶稣是到最低的地方，也是到人心最低的地方，仇敌在整个最高原的权势，希腊有希腊的魔君，波斯有波斯的魔君。在这个神学的理念当中，你们当时对行走祷告是怎么样的看见和认识，你们在神学圣经的基础上有没有很稳妥的根基？

**杨姐妹：**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崇拜偶像的历史中可以看到，他们都在山岗上敬拜假神。就如你刚才谈到的，在青藏高原上，为什么假神要在最高的地方呢？圣经向我们启示，他们在高岗之处，用木头等筑成偶像去敬拜。然后我们在整个的祷告当中，圣灵也是这样向我们开启的。

**殷迦南弟兄：**有一点也差不多，因为我们也去西藏做一些宣教的事工。同样的是一个 24 小时祷告的殿和步行祷告，个人读圣经和灵修。因为大家忙碌，走路，住酒店，作为你们参与的人员，常年去这样的地方，有一个什么样的圣经装备的调整？第 2 个问题，24 小时祷告的殿和步行祷告与圣灵的关系，在这个进程当中，圣灵有什么具体的带领和光照或者属灵争战？对于圣徒，这样的祷告带来什么样的后期影响，或者不同教会之前的国度连接，持续性和发展性？

**杨姐妹：**这个要讲很久。其实神在预备我们，从 1997 年就开始预备，他在预备的时候有很多真理的装备、生命当中的建造。特别是当我们在 24 小时祷告的时候，让我是在车间里面造车一样。而到 2004 年 7 月 11 日，我们就经历了五旬节圣灵的大浇灌。圣灵就不断地洁净我们。最主要的是，我们不单单是在恩赐上被建造，而且是在真理和生命上被建造。我们每一次出去的时候，都有神的话和圣灵非常周密整全的策略。但这里我没有时间分享。象我刚才讲到去日本，日本主要是这四个坚固营垒，那么朝鲜最主要是两个思想，两个坚固营垒，就是两个很大的建筑物，非常高，就是金日成和金正日他们所建造的主体思想和先军思想，奴役辖制着朝鲜

人民，使他们好像在封建帝王的统治下一样。所以我们是从属灵争战去攻击这些坚固的营垒。那么就需要我们有真理的装备，我们真地是知道，神的话能够透过我们带到那些地方。他是有摧毁力的，摧毁那些坚固的营垒；那必须让你的生命是圣洁的。所以从 1997 年我们一直被圣灵更新和带领，有非常多的策略性给我们更新。

**郭昶弟兄：**听着非常有意思，第一次我听得这么清楚，我一向是非常好奇，但我现在主要是从训练的角度来讲，如果说属灵的争战，在这方面属于空军，因为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就是陆海空，并且陆海空之间的关系密切。所以你空军打下来的，陆军怎么知道的？

**杨姐妹：**你问的问题非常好。其实每一次我们打下来的时候，地面都有回应。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在西南有一个少数民族，叫摩挲族。曾经有差派过去的两队夫妻，他们在那工作了五年。但是，因为摩挲族是母系社会，巫术非常强，她们只要资源，但是不要福音。后来，这两队夫妻因为五年没有工作的果效就要撤回来了。所以他给我打电话说，“你觉得这件事怎么样？”我祷告之后，神清楚地说，“让他们忍耐一个月。”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到西南，我们就要去摩挲族，西南有许多少数民族。当我们去完之后七天，就有十四个摩挲族人归向主。

**郭昶弟兄：**感谢主！因为你讲的是国际性的和全国性的，你刚才举得例子是区域性的。所以可能从区域性的配合开始。

**杨姐妹：**对，从区域开始，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还有像敌基督和假先知，我就没有办法讲，因为没有时间了。我觉得神就是这样的美意，让我们停在这样一个地方。

#### **报告：陆海英弟兄：论小组建造在中国城市教会成长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张志刚弟兄：**很感谢海英弟兄的分享！小组确实是教会很重要的，我作为牧师，在小组的工作中，我也认定这是一个纲举目张的工作。把小组长抓好了就(好了)。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小组长的培训，怎么让他们和教会在灵里面成为一致。你们怎么做的？

**陆海英弟兄：**小组长的培训，我们原来在广州的教会，第一个是小组长手册，印制手册。第二，在主日结束之后，小组长有专门的主体性培训，这有点象小组长的主日学。但这不是一直有，而是定期集中式的培训。第三，区牧长对小组长带门徒式的栽培。这是需要区牧长个人去投入的。这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

**汪浩弟兄：**我想问一下，小组长在这个团契里面是如何产生的？

**陆海英弟兄：**小组长的产生一定是由教会来指定。在指定之前，由其他同工来推荐人选，最主要是要看他是不是（有）恩赐加生命，如果生命不够，就还要再等一等。如果说恩赐有了，那生命也还可以，就可以让他去锻炼一下。

**汪浩弟兄：**那么分出去的时候怎么一个运作？

**陆海英弟兄：**分出去基本上是尊重原有小组长推荐的人选，这个占很大的比例，教会一般不干预。比如说我是小组长，我下面有两个人，我觉得他们可以做未来的小组长，那教会是不干预。但是有一个前提，这个未来的小组长在这个小组里已经做了副组长。它有台阶的。

**祝健弟兄：**谢谢海英的分享。我们这个团队里周小安牧师是小组的专家。我就两个问题。一个问题，你认为中国城市教会的小组是“小组兴，教会旺；小组衰，教会危”，那么怎么看北美的教会，也就是说北美的教会在“兴衰”之间有没有希望？

**陆海英弟兄：**我觉得希望不大！因为在中国教会，大家一旦信主之后，很容易转向“以神为中心”，彼此是一个生命的连接，或者生命的撞击，我讲的撞击是良性的互动。但是在北美，你有你的隐私，你有你的权利，我不碰你，我也不敢问太多的东西，免得我惹麻烦，所以我觉得北美的教会在小组里面是一团和气。但是缺少生命的交通，或者是生命的撞击。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社会文化影响了教会文化。

**祝健弟兄：**我原来有第二个问题，本来是要看你怎么回答第一个问题的。但现在你也不管你怎么回答了。你愿不愿意在北美我们的教会开始一个新的小组？

**陆海英弟兄：**我要祷告一下！现在没办法回答。

**殷迦南弟兄：**东岸是有小组的，在纽约，在长岛，一间教会下面至少有六到八个小组，每个小组的信徒开放家庭，特别是有房子的家庭，十几个人到他们家去，然后周一是某一个家，周二他们自己安排时间，他们也培训组长。所以东岸我知道的至少有三家华人教会是这样做的，我觉得这样蛮好。我的问题是，这个（小组的建造）有没有在中国内地的教会去推广？他们有没有回馈？

**陆海英弟兄：**我们还是以本教会为主，同时和姐妹教会之间有比较多的沟通。另外我们每个星期小组的查经是有一个标准的指引，问答式的指引。不但如此，我们在两年前还开始一个新的尝试，就是我们教会一共有六个堂点聚会的时候，主日的信息怎么能够有效地分享。我们做了一个尝试，主日的信息我们也有一个专门的团队来写，写出来之后，给到主日信息分享的六个区牧长，他们来分享。这个做法也得到一些牧师的认可。我们并没有主动去宣传，但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得到一个验证。

**殷迦南弟兄：**因为我是来自于内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小组的事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内地因为没有这方面的辅导，没有这方面的拓展，所以他们搞得比较混乱，后来也没有合流，就流产，然后就不了了之。上海做得还可以，一些教会的小组拓展很多。有人到韩国去学习“教会小组牧会”；但是其他的北方教会和一些乡村教会，这些方面很缺乏。但我觉得这是中国教会的一个需要。

**孙荻姐妹：**我在多伦多，也在北美，是东部。其实我们教会已经有和你们类似模式的小组，而且我和我先生被教会定义为宣教士，可是我们的成长主要是在小组，因为我们牧师师母经常在外面，所以这个成为我们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模式在北美是很有希望的。

**周小安弟兄：**我比较一下中国国内的情况和海外的情况。为什么在国内小组可以运作得比较好一些，容易一些，而国外比较难一些。它主要是在教会的体制。这个小组其实并不是一个小组而已，它其实是与整个教会的体制相关的。因为按照传统教会的体制，她的重心就在主日，她的目的就是教导圣经、教导知识。她所有的资源还有装备就习惯于这个。但小组就不是这样的，小组的理念是要实行圣经。它牧会的理念是要让每一个信徒实行圣经。所以它的体系、理念、教会的结构、牧者所受的装备都是不同的。所以小组的带领者，不是要特别会讲道，最重要的他是要有感染力，要能够带领，激发人家的火热，他要有这种能力、或者是魅力。但传统教

会的装备，他只会教导，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小组教会的领袖需要激发人家的热诚，不需要他知道地很多，他只要知道几点就行了，最重要的他是要去行。大家都去行就产生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里面就很容易发展。北美这边的难题在于教会的结构不容易改变，甚至牧者所接受的装备（也不够），他也不会自己去学，并更新他的装备。他还是老一套，所以它就不容易帮助到小组里面来，我个人觉得是这个原因。而中国为什么容易呢？它没什么包袱，中国教会完全是新的。所以你一开始把它架成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所以你不要认为在北美小组比较难是隐私问题，我个人不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我们是中国大陆人，虽然从中国大陆出来，其实还是中国大陆人，所以你的老习惯，可能地区性有一些区别。比如说不同地区的人，他结交的程度或热诚稍微不同，比如说上海来的和东北来的或者别的城市来的，他对关系的注重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中国人一贯是比较注重关系的，所以他不会因为来到海外就会改变。所以这倒不是它的难处。但是北美还有它双重的难处。这里太舒适了，（在）舒适的环境（里）没有像中国那样追求神，而且你刚做小组。在北美这边我还遇到第三个难处，就是我们教会的会友到公司里面去上班，“其它教会都没有你们这么忙，他们就是主日上一次就完了，而你们教会怎么那么多活动？你们一定是走偏了。”所以所有的人都攻击我们，“你们走偏了，我们要为你祷告！”所以我们就增加了第三重的困难。

## 报告：殷迦南弟兄：大陆教会 7890 后基督徒崛起中的灵命进深

**祝健弟兄：**非常谢谢殷迦南弟兄分享，在这个题目是叫 70，80，90 后。那就是说你是 80 后的。你的观察里面，70 后和 90 后，或者说 70，80，90 后的一种特征，在 80 的环节里有没有在这样一个代沟里起到什么样的一个服事衔接的作用？

**殷迦南弟兄：**在社会当中，会有社会背景处境下的 70，80，90 的不同，这些百度里面，谷歌里面会有很多，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 70，80，90 同时在这个时代，教会复兴了我们，在侍奉。我们同时会参加的就是这些神学院、同时也就是这些国内的培训机构、培训的长辈们也就是这些。我们看的资料，书籍，无论是橄榄的、麦种的、基道的、天道的，所以我们在事奉上产生了共同点。就是同受你们栽培，同受海外的服侍，同时又在同样的中国家庭教会背景下。谢谢！

**许宏度弟兄：**我看见迦南同工的报告，我觉得迦南同工是蛮有恩赐的。英文有一句话就是，半杯的水是半缺还是半满（glass half empty or glass half full）？我希望迦南同工能够，有一天能充分发挥你的恩赐，我觉得你要喜乐。我觉得一个忧郁的同工在神的国度来服事，对神的名不好。喜乐的同工在神的国度里服侍，荣耀神的名。我看见迦南同工有看到人类问题的恩赐，看见许多国内的问题。但是看见问题的最大麻烦就是你会忧虑。有次我去达拉斯讲学的时候，有一个学生邀请

我去跟别人聊天分享，有一个妈妈就跟我说她孩子很忧虑：世界会很快末日，环境污染，美国有很多核武器，他就很忧虑。我就跟她讲，你就跟孩子说，“你不要忧虑。”因为在学校里讲污染的问题，孩子都听进去了。神坐在宝座上，人不能毁坏地球。我不是说环境污染不重要，而是说地球不会因为环境污染而被完全破坏。神坐在宝座上，启示录 4 章，5 章，当你常常去启示录 4 章，5 章看见神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你就会喜乐。当你不去看的时候，你看见你周边的环境的时候，你就会忧虑。忧郁症为什么这么厉害？就是很少人去读启示录 4 章，5 章。传道人你要常常去，你要常常通过启示录 4 章，5 章，升到天上看见神的宝座，从神的宝座领受智慧、领受能力、领受喜乐。那样你就充分发挥神给你的一切，然后祝福教会。

**殷迦南弟兄：**谢谢！其实国内的教会还是蛮喜乐的，因为有很多神的祝福。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我前面分享的部分间的一直都是蓝图啊黑暗啊。后面也没有时间讲，所以大家最终知道中国也喜乐地盼望着。

**王志勇弟兄：**我听迦南弟兄分享我到现在一直在流泪不止。我们说喜乐是容易的，可是大陆教会目前真的需要很多耶利米一样的流泪的先知。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见到神的宝座，而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难过，很伤心。看到那么多的人在败坏，互相伤害，更可怕的是看到教会里，很多强权啊，很多黑暗啊。但是更可怕的是看到自己也常常软弱、也常常刚硬、也常常在这个厚黑的酱缸的文化中挣扎，但是有时也挣扎不出来。所以我举两个例子，我是北京大学毕业的，第一批的律师，我是在五星级饭店做律师的，我后来服事上帝。一个宣教士也对我很好，但是在教会建立同工会的时候，每个人都一票，大家要一起祷告。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宣教士就说“王志勇，你是老几？”我说，“我是老几，在天安门的时候，砍我的脑袋都没问题。你能欺负我吗？我是高级律师，我又不是来找钱的，我是来服侍上帝的。你怎么在教会里，宣教士，做牧师的，你怎么能羞辱我呢？”一个南韩的传教士，他说十条诫命里所有的诫命都无效了。我说凡事凭两三个人的口就要定准有效吗？他说“你闭嘴，你没有学过神学。”所以弟兄姐妹啊，在大陆服事，充满了心酸，所以说喜乐也是容易，哪怕在流泪的时候也有喜乐，有感恩的泪！所以请弟兄姐妹们多多地为大陆教会祷告！谢谢！

**彭加荣弟兄：**谢谢迦南弟兄，我也有一些回应。我自己在国内去过十几个城市，培训教会。你所说的这个问题，是我们在课后辅导的时候，常常面对的一个很心酸、很心痛、很痛苦、很实际的问题。我自己在白人教会和他们的许多的连接，也发现美国白人的社会也面对着同样的问题。所以我只是表达我的同情。我们并不是唯一面度这些问题的。这个世界不容易，我们就活在雅典、哥林多。刚才还在车上和王牧师谈到变态的问题，你如果参加白人教会你会发现他们真的是有非常复杂的家庭结构。爸妈是谁都不知道：他有 3 个兄弟都不是原来的父母生的。你看吸毒的问题。这一切的北美的社会问题。我碰到一些年轻的北美牧会的牧师，开办教会七年了，还是在挣扎中、痛苦中、活在贫穷里面。所以，我们就活在这个世代，我也没有办法提供你什么太多的解答，我只能说，我们并不是唯一面度这些问题的。鼓



励我自己就是旧约的加勒，他到八十岁还说，我年轻时怎么样，现在还怎么样。可能真要有一点傻劲。事奉主真需要一点傻，相信主会供应，主会开道路。

**段自成弟兄：**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老一辈的传道人，老一辈的信徒，他们有非常鲜活的生命，什么事都依靠主耶稣。海外许多教会觉得神学院是中国家庭教会的答案，我一直心中有一些存疑。因为首先，我没有在圣经中看到神学院；第二个，我也没有看到神学院解决了美国教会的问题。我所能看到的是神学院好像是一个肉机器，从机器的这端进去是一个平信徒；从机器的那一端出来是一个传道人。这是不是真的符合神的心意？现在有许多的神学院进入到中国，有许多中国人出来读神学院，我们这条道路到底有没有走对？

**殷迦南弟兄：**过往的二十年当中，中国教会之所以今天依然能够屹立、坚持、崛起，是归根于圣经。每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神的话的能力帮助我们，并没有说像我们今天说怎么理性地去读经、祷告、释经。那个时候只是读，只是看，我们的生命就有很多的感动、很多的安慰、很多的医治、很多的释放。所以圣经是中国教会今天能够走上来的最基本的根基。有人为了得到一本圣经，甚至掉到河里死去。有人为了给教会带回一麻袋的圣经，为了圣经不会湿掉，他把装圣经的麻袋拥上岸的时候，自己随着河流被淹死。所以圣经神的话是今天中国教会的根基，而神学院最终更好地给我们带来的是圣经中神的话的诠释。那个全备，那个开拓了我们更多地对神的了解、对神的属性、对整个神学体系的认知。所以神学院当然是一个教育机构，但是我相信，因为它里面有神的话，它也忠于教导。所以给中国大陆教会带来了无数的祝福。当然，“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人”。有些神学院可能会给基督徒，它自己的问题带来骄傲。但我觉得二十年当中，神学院依然是中国的祝福。在座的各位、北美的牧者、前辈，你们回去的教导，神学的教导、教育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所有的教导能给中国教会带来许多的祝福。我来到这里，就是盼着这个。我是那个迷信你的弟兄。你遭大难，受凌辱了，如果你们真的是在祷告里面跪下来痛苦流泪、守望。回去的话，我相信我盼望。我不是消极的、我也不是忧虑的、我也不是苦毒的、我也不是绝望的。因为我看到光明，我看到这二十年中国教会的成长。只是到了这个环节、转折、翻转的时候。我们回去的时候，当我们选择群体的时候。比如南方的教会，我们教导了他们。他们再去北方的时候，去安徽、河南的时候，他们的那种态度，他们所带去的那种灵性、悟性、品性。你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样的老师，这是什么样的讲员。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宁可要一个有生命的，他来了可以为我们祷告，圣经他知道多少就讲多少。而不是把北美教导给他的，他一知半解，他拿过来就高高在上的。然后导致教会的分裂混乱。所以我回答了你刚才的问题。其实我们是依然传承圣经的教育，当然神学院的体系更加全备、完善。神给每个人的负担和领受都不一样。

**汪浩弟兄：**会所、地方教会的背景是绝对反对读神学院的。当我出来的时候，我们历来的传承就是：“先知的学校不出先知的”。当我出来读神学院的时候，我是带着羞耻来的。所以每次会所的长老不屑一顾我多年在地方教会的服事。但是我认为，你在大陆牧会越久，你必须来到一个神话语的规模的学习当中。我从地方教会出来，几年读神学院。我一直在思考，地方教会为什么会出“东方闪电”？我们在阵痛的里面，为什么这么强的一个地方、教会见证的当中，肃反以后，就是律法主义、规条主义、反智主义、狭隘的闭关主义。我们没有一个正规的神学体系的教导。所以我不是说神学院没有问题，但是必须要经过这一段的产难的学习。我刚来到北美神学院的时候，我真的读不下去，我也要想走。但后来我进到图书馆，我四年读了一两百本书。我就沉淀下来读。在整个读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我很多未知的东西。比如，我刚来的时候，对清教徒的盟约神学一无所知、对改革宗的东西也一无所知。究竟我们对这些精髓的东西，我们了解了多少。我说，读圣经，也要读进去，也要读出来。圣经不是一本书，是活的；神学院也是。有一些人进到神学院出来的时候，你不能说宋尚杰读神学院好像进到了鬼学院。其实聚会所鼓岭的二期就是神学院。第一期、第二期，没有鼓岭的培训，就没有后面福音移民的开始。所以神学的教育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但是怎么普及化？我就讲到这里。

**殷迦南弟兄：**我只想回应一个问题，我们到北美读了神学院，我相信中国更有需要，我们又为什来到北美？那么中国这么有需要，你来了。我想二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在中国的服事到了转折点、瓶颈。我们不想在台上误人子弟。瞎子领瞎子，就掉进去。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读了以后回去，磨刀不误砍柴功。最终不管我们是读四年、五年或六年，回去中国！这是我自己的异象和远景：回去！